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十回 奪錦標龍舟競渡 悶酒令鴛侶傳觴

前回書中，講到潘三纏住蕙芳，到至急處忽有人嚷進來，蕙芳故作一驚說：「了不得了！是坊官老爺們查夜。」潘三是個有錢膽小的人，自然怕事，只得溜了。原來蕙芳於下廚房時，即算定潘三今日必不甘休，即叫家裡人假裝坊官查夜，並請了兩個坊卒，到潘三歪纏不清的時候，便嚷將進來。知道潘三是色大膽小，果然中計而去，又哄過了一次。雖然得了他一個金鑄，蕙芳心中也著實躊躇，恐怕明日又來，只好到春航寓內躲避幾天，再看罷了。潘三一路喪氣而回，幸怕他的老婆，不敢公然在外胡鬧，不然只怕蕙芳雖然伶俐，也就難招架了。今天又空鬧了一場，只好慢慢兒再將銀錢巴結他，買轉他的心來。

這回書又要說幾個風雅人，做件風雅事情。如今這一班名士，漸漸的散了。子玉自從與琴言怡園一敘之後，總未能會面。

琴言之病，時好時發，也不進園子唱戲，有時力疾到怡園一走。

而子玉之病亦係憂悶而起，或到怡園時，偏值琴言不來；或到琴言寓裡，偏又逢著他們有事，不是他師傅請客，就是有人坐著。又不便再尋素蘭，子玉亦覺得無可奈何，只好恨恨緣慳而已。這邊琴言在家，並不知子玉來過幾次，又聽得子玉害病，心上更是悲酸，因為沒有到過梅宅，不便自去。正是一點憐才暮色之心，無可寬解，惟有短歎長吁，形諸夢寐。看官，你道子玉去尋琴言，為什麼他的師傅總不拉攏呢？一來子玉是逢場作戲，不是常在外面的人，是以長慶不相認識，且不曉得子玉是何等地位，不過當他一個年輕讀書人，無甚相與處。二來子玉在琴言身上，也沒有花過一個錢。子玉與琴言是神交心契，自然想不到這些上來。那長慶則惟在錢多，卻不在人好。那下作相公們的脾氣，總是這樣，那長慶生性如此，是始終不變的。

且說子玉是在家養病，不出大門，高品為河間胡太尊請去修志，劉文澤是他岳母惦記他，來接他並其室吳氏，同到直隸總督衙門去了。此中已少了三人，只有子雲、次賢、南湘、仲清、春航、王恂六人，不時往來。

一日，子雲、次賢招諸名士到園看龍舟，並賞榴花。此日是五月初一，正值王通政生日，雖不做壽，家中卻也有些至交好友親戚同年來賀，內裡又有些太太姑娘們，如梅宅的顏夫人，孫宅的陸夫人之類，也覺得熱鬧。王恂與仲清這怡園之約，就不能去了。是日子雲、次賢知道了，也去拜拜壽，適遇南湘、春航皆在，就約了回來。仲清、王恂說如客散得早，也來赴約。

但只不要候，遲早不定。次賢等應了，才回怡園，同到了迎面峭壁之下。進了一個院落，子雲便請大家寬了公服。又道：「今日天氣甚熱，紅日照人，且龍舟在吟秋水榭，榴花在小赤城，離此頗遠，不如乘馬過去。」家人們已預先備馬伺候，即帶過來，四人都乘上了。從峭壁下左手轉彎，高高低低，曲曲折折，走上青石羊腸小徑，有些古藤礙首，香草鉤衣。走完了山徑，便順著圍牆而走，那邊是池水漣漪，依紅泛綠，堤上一帶短短紅欄，修竹垂楊，還有些雜花滿樹，流鶯亂飛，已令人塵襟盡浣。不到半里，又是一堆危石，疊成高山，有□丈多高，如羅浮一峰，俯瞰海曲，擋住去路。

子雲請客下了馬，從山腳走上石級，三□餘層，有一小亭，中具石臺石凳，署名曰「縹緲亭」。對面望去，有幾□株蒼松，黛色參天的遮斷眼界，樹杪處微露碧瓦數鱗，朱樓一角。此間頗覺清風蕩漾，水石清寒，飄飄乎有凌虛之想。春航道：「奇奧！文心一至於此，即匡廬之香爐峰，何以過之。」南湘道：「前似王麓臺，此似蕭尺木，幽邃處卻不險仄。」子雲道：「此皆靜宜手筆，佈置時曾數易其稿。」次賢道：「也虧那幾株松樹，不然也就一望易盡。」春航道：「正不知靜宜先生胸中有多少丘壑，的是驅排河嶽神手。倪雲林、徐青藤定當把臂入林。」次賢只得謙讓幾句。四人小憩了一回，走下石磴來，側面有五間樓閣，恰作參差高下兩層，似樓非樓，似閣非閣，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又是一番氣象。窗前闌干外，就是一個□畝方塘，內有層疊荷錢，一半成蓋。中間一座六曲紅橋，欹欹斜斜，接著對面□數間樓榭。右邊泊著幾只小小的畫船，都是錦纜牙牆，蘭桂柱檣。次賢道：「那邊就是吟秋水榭了。」再望水榭，卻是三層，左手一帶是一色楊柳低拂水面，接著對岸修竹長林，竟似兩岸欲合。

當下子雲讓客且慢過橋，先進那閣裡來，恰是正正三間，細銅絲穿成的簾子，水磨楠木雕闌，閣中擺設，精緻異常，說不盡寶鼎瑤琴，璇幾玉案。闌邊放一個古銅壺，插著幾枝竹箭，中懸一額，曰：「停雲敘雨之齋。」旁有一聯，其句云：拜石有時具袍笏。看雲無處不神仙。署款為華光宿。南湘失驚道：「此華公子手筆，不料其詞翰如此。」子雲道：「華公子天分極高，不過工夫稍淺，亦其勢位所誤。若論書、畫、詩、詞，倒與其境遇相反的。」春航道：「若僅聞於流俗之口，幾乎失是人矣。即此聯句，可見其胸次之雅；即此書法，可見其意氣之豪。」說罷，遠遠望見水榭邊，蕩出兩個花艇來，白舫青簾尚隔著紅橋綠柳，啞啞柔櫓之聲，宛轉彩蓮之曲，正是水光如鏡，樓臺倒影，飛燕低掠，游魚仰吹，須臾之間已過紅橋，慢慢攏橋，慢慢攏過來。只見王蘭保掖起羅衫，盤了辮髮，鬢邊倒插一枝榴花，手中拿一根小小的紫竹篙，一面撐，一面趕那些家鶩野鴨，倒驚得鴛鴦、溪鳥亂飛起來。又有一個白鷺鷥，竟迎著闌干翻然而來，到了簷前，把翅一側，已飛上山岩去了。

次賢笑道：「所謂『打鴨驚鴛鴦』，今日見了。」大家正看得有趣，又見船中走出幾枝花來。一隻船內是寶珠、漱芳，一隻船內是蕙芳、素蘭，共是五個。舟人把舟泊近闌干，南湘道：「芙蓉未開，水榭減色。有此眾芳一渡，庶不寂寞。湘娥洛神，江涓遊戲，我度香先生當以玉佩要之。」大家笑了一笑，群且上來都見過了。次賢道：「你們看靜芳窄袖踟躕的，越顯得風流跌宕。竹君之贊語『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』，真覺得摹擬入神。」南湘道：「靜芳之個儻，媚香之靈慧，瑤卿之柔婉，瘦香之妍靜，香晚之丰韻，皆是天仙化人。若以其藝而觀，則趙飛燕之掌上舞，張靜婉之帳中歌，可以彷彿。」子雲請客登舟，南湘等上得船來。看那船頭，是刻著兩個交頸鴛鴦，船身是棠梨木的，兩邊短短紅欄，內是玻璃長窗，篷蓋上罩著個綠泥灑花大卷篷，兩邊垂下白綾畫花走水。船裡是兩個艙，底下鋪了細白絨毯，靠後也是長窗，中間鋪設一炕，兩旁是鬼子穿藤小椅，間著幾張茶几，中間一張圓桌，也可以坐得五六人。那一個船略小了些，是坐那侍從人的。此時王蘭保卻早換好了衣裳，斯斯文文的坐了。寶珠對南湘道：「你們早上到過王大人家沒有？」南湘尚未回言，子雲道：「我就在王宅邀來的。」

於是眾人談談講講，一路看園中的景致，有幾處是飛閣凌霄，雕甍瞰地。有幾處是危崖突兀，老樹槎牙。卻也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是桃塢，接著是杏村；正北上竹林中望去是梨院，後是牡丹香國；東北是一帶玲瓏巧山，下是綠陰千樹，金彈離離，結滿了梅子，青黃各半，把個梅嶼遮住，看不清楚。對岸樹石蒙茸，卻不知還有多少亭院。春航問南湘道：「這園子裡共遊過幾處了？」南湘道：「到卻到過許多回，逛卻沒有逛到。一喝酒就是一天，那裡能逛。約有七八處逛過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同瘦香是逛完了的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就是桂嶺、菊畦、蘭徑沒有到過，其餘也都逛完。」

素蘭道：「桂嶺在前山前，蘭徑、菊畦是在後山後，過澗去一片大空地，有一所莊院，便是菊畦。那蘭徑是山下，到半山，高高下下的長廊曲徑，最好頑的所在。菊畦過去還有個稻莊。有桔槔戽水，像個村落，漁簾蟹斲，各樣都有。還有兩個鶴欄、鹿棚，也近在那裡。」

說罷船已行了半里多，已到轉彎處，池水卻也空闊。吟秋水榭造在水中，四面周圍有池水圍住，共是三層；只見第一層是□二間，作個六面樣式，面面開窗，純用玻璃鑲嵌的雕窗，隔作六處。一處之中又分陰陽明暗，仍是□二處，大小方圓扁側，又不一樣，各成形勢。內中的擺設，是說不盡的。在這間，看那間只隔一層玻璃，到過去時，卻要轉了好幾處，方能過去。當下諸人，就在這第一層逛了好一回時候。子雲道：「客也餓了，此刻將近午正，可以坐罷。」只見四個小童托上四個金漆盤來，放著幾碗杏酪，分送各人面前，各人吃了。春航道：「索性上那兩層再回來坐罷。」於是轉上樓梯，上了第二層，略小了些，是四面樣式，空出一轉回廊，有闌干迴護，也有雕窗隔作八處，古玩器皿一樣的精雅。望見東北角上柳陰中，泊著龍舟，有三丈多高，舟身子是刻成彩畫一條青龍，中間卻是五六層架子裝起，純用五彩綢緞綾錦氈泥，製成傘蓋旗幡，繡的灑線平金打子各種花卉，還搭配些孔雀泥金傘、珍珠傘、銀針穿成的傘，中間又裝上些剪彩樓臺庭院，王宮梵宇，裝點古蹟。內中人物都是走線行動，機巧異常。一層一

層的裝湊起來，為錦為雲，如荼如火。頂上站著一個紮成的金毛孔雀，船內用石壓底，兩邊共有二□四人蕩槳。有個八音班，在內打動鑼鼓絲竹，粗細□番。此是次賢在江蘇看過，畫出圖樣，選匠造製。春航是從南邊來，也曾見過，即道：「實在製得華麗，就是常州府的龍舟，是甲於一省的，也不過如此。」

大家又上了第三層，卻是三面式樣，外面也是三面回廊，中間隔作六處。此中窗櫺門戶，是一色香楠木，□分古拙，更為雅靜。地位既高，得氣愈爽，憑闌一望，怡園的全景已收得八九分，只有山陰處尚不能見。惟覺樓臺層疊，花木扶疏，芳草如碧毯平鋪，清泉如水銀直瀉，水如縈帶，山列主賓，多處不見其繁，少處不嫌其略。天然圖畫，輞川圖不過如斯。人力經營，平泉莊何足道也。眾人各自憑闌，遙望四處，只聽龍舟內簫鼓悠揚，清波蕩漾的划將出來。

龍尾上掛著個鞦韆架子，兩個孩子一上一下的打鞦韆。次賢道：「還請到底下去看罷，自上望下，不如自下望上好。」眾人即下了雁齒扶梯，仍到第一層，已見正中廊前擺了一個圓桌。此會是賓主四人，名花五人。子雲便要穿衣，經史、田三位止住，只得就便服送了酒，依齒而坐。東首是南湘，子雲命蘭保坐在肩下。西首是春航，肩下是蕙芳。上面是次賢，肩下是漱芳。

子雲坐了主位，左右為素蘭、寶珠二人。飲酒的話頭，無非是那幾套，且慢講他。

再看那龍舟已到閣前，盤盤旋旋，來來往往，蕩個不了。

家人遠遠的放了五千一串的全紅百子，響得不住。大家正看得喝采，忽見闌干外走上四個人，穿著綠油綢短衫，紅油綢褲，赤膊拴腰，紅巾紮額，赤了腳，穿著草鞋，腿上纏緊了藍布，站齊在闌干前，對上叩了一個頭。南湘不解其故，待要問時，只聽龍舟一聲鼓響，那四個人齊齊的倒翻筋斗下水去了。子雲道：「這些蠢奴，他們也要顯些本領。」遂命家人去捉幾對鴨子來，又叫取幾個紅漆葫蘆拋下水去，眾人方曉得是奪標。家人答應，便將一個白鴨先拋下水去，那鴨子下了水，把頭一鑽也翻了一個筋斗，便伸著頭，拍著翅，呷、呷、呷的叫了幾聲。

那邊一人便俯在水面，兩腳一蹬，似梭子的穿過來。那鴨子見人來拿他，便扇起雙翅，半沉半浮，走得風快。正走時，忽見水裡探出個頭來，一手把鴨子捉住。子雲道：「好！記著賞他。」又將三隻鴨子，兩個葫蘆同拋下去。這四個人各要討好，都竭盡其藝，或俯或仰，或沉或浮，或側半面，或蹺一腿，游來游去，頑個不了。也有拿著，也有拿不著的，也有拿到了，重新脫手的，也有拿到半路，被人奪去的，引得席上個個歡笑，各人飲了好幾杯。那些相公們更覺高興，都出了席，靠著闌干看玩藝。

子雲叫了進來，再斟了酒。次賢道：「我們今日就以此為令何如？」眾人問道：「怎樣做令？」次賢問那些家人道：「去年園中結那些大葫蘆，想來還有。」家人應道：「有□幾個漆的，其餘是沒有漆的。」次賢便叫把漆的拿來。不多一刻，家人就提了一大串來，解開繩子，放在一張空桌上。次賢又叫拿那副酒籌來。家人又送上一個象牙酒籌。次賢隨手抽出幾枝，便把沒有字的一面朝上，放在桌上，對眾人道：「各人隨手取一根，不准看那一面的字，各人注上各人的號。」大家就依了他的。

次賢便把葫蘆揭開蓋子，每一個放下一個酒籌，仍舊將蓋子旋緊，命家童拋下水去。」看拿到那一個的，便是那一個喝酒，這是極公道的頑意兒。」眾人道：「極是，但不知籌上寫些什麼。」次賢道：「方才這副籌，是《水滸傳》上的人，各有飲酒的故事，我是隨手數的，不知是那幾個名字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籌倒也好，喝得爽快。就是內中有幾個大量的，抽著了卻是難為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也只好聽天由命了。」只見水中搶了一個出來，家童拿到席邊將手巾擦乾了，開了蓋子，倒出籌來，是蕭次賢的。大家看那一面時，刻著七個大字，下注兩行小字。大字是：「李逵大鬧潯陽江。」注是：「首二坐為宋江、戴宗，末坐邊張順，李逵自飲一大杯，宋、戴陪飲一小杯，即與張順豁拳。李逵贏拳，張順吃酒；張順贏拳，李逵喝開水。」眾人看了皆笑。次賢先飲了門面杯，南湘、春航陪了一杯。即與子雲猜拳，子雲飲了六杯酒，次賢飲了四杯茶。眾人道：「倒也有趣。」又見拿了一個上來，看籌是南湘的。那面是：「武松醉奪快活林。」下注：無三不過崗，先滿飲三杯。對面為蔣門神，要連勝三拳方過，再打通關一轉。」南湘道：「這一回太多了，三杯我就喝，這通關免了罷。」子雲道：「免是不能免的，況且你是個大量。」蘭保道：「打通關或用半杯，或一杯分作三消罷。」眾人亦皆依了。南湘吃了三杯，即與春航豁起拳來，倒也連勝了三拳，又打了一個通關，共吃了□二杯酒。

又見水中拿了兩個出來，第一個揭出來是徐字雲的。那面是：「宋江怒殺閻婆惜。」注：「飲兩杯，並坐者為閻婆惜，宋江先自飲一杯，將一杯勸閻婆惜，婆惜不飲，仍是宋江自飲。」

「子雲笑道：「座中誰是閻婆惜呢？」眾人笑了。次賢道：「不消說，是並肩坐的這兩個了，且仍是你自飲，用是用不著他們，但勸是要勸的。」子雲帶笑飲了一杯，又將一杯對素蘭道：「香畹你是個好人，你莫要學那閻婆惜，心上只記著張三郎，不瞅不睬的，你且飲這一杯罷。」引得眾人笑起來。素蘭本待要飲，因為眾人一笑，便臉上紅暈了一層，便把嘴向著寶珠一呷，說道：「閻婆惜在那邊，你叫他飲罷。」寶珠也嗤的一笑。子雲又拿一杯對著寶珠道：「如何，你飲不飲？」寶珠接了杯子，對著素蘭道：「你上了當了，你看籌上不飲的是閻婆惜，飲的就不是了。」即將酒飲盡。素蘭一想，倒被寶珠討了便宜。再拿那一根籌看時，是蕙芳的。再看那面，眾人就笑起來，只有田春航強住了笑，臉上卻有些紅。原來這一根籌偏偏是蕙芳，也是捉弄潘三的報應。上寫著：「潘金蓮雪天戲叔。」注：

「三杯，並坐左邊的為武松。第一杯要露出了胸，一手搭在武松肩上，叫聲『叔叔，你飲這一杯。』第二杯要自吃半杯，又道：『叔叔，你若有心就吃這半杯兒殘酒。』第三杯要站起來，裝作怒容自飲，合席陪飲三杯。」當下蕙芳就不肯，道：「我們豁了這三杯罷。」子雲道：「這是今上寫明白的，水裡撈出來的，豈可改得？」次賢道：「況且是你親手寫在籌上的，如今怎好翻悔？」南湘道：「你如要改令，方才我們又何必照樣呢？」蕙芳無奈，躊躇了半天，蘭保笑道：「報應之快，如今是真要上那姓潘的當了。」眾人不甚明白，只道是籌上的潘金蓮，卻不曉得蘭保是聽見潘三的事。春航心內明白，只低頭不語。蕙芳聽了一發臉紅，也不理他，只得拿了一杯酒，站起來靠著寶珠道：「叔叔，你吃這杯罷？」寶珠正在吃菜，不提防蕙芳叫他這一聲，便笑得噴了一桌，靠住了子雲，把手巾擦著嘴，還笑個不住。眾人哄然皆笑起來。蕙芳弄得沒法，放下杯子，自己也笑了。次賢道：「媚香，又錯了，你不看注指並坐左鄰為武松，不是右邊的人，怎麼把這杯酒敬起瑤卿來？」蕙芳道：「你到底要我敬那一個呢？他不是與我並坐的嗎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恰好不算並坐。雖然是圓桌，我卻朝北，你是向東，我再料不到你叫我叔叔。」說罷又笑了，蕙芳終是不肯。子雲笑道：「媚香，你難道沒有敬過湘帆的酒麼？快此，快些！你看又撈起兩個來了。你若壞了令，後來怎樣？不過好歹這一次，又沒有三回兩回輪著你的。」次賢道：「快敬罷！」南湘道：「當年金蓮戲叔之時，是要做些媚態方像，不可老老實實的。」你一句，我一言，大家逼著，蕙芳真是無奈，不道尖利人也有吃虧時候。蕙芳只得略靠著春航，擊起了杯道：「叔叔，吃這一杯。」春航也是無奈，只得老著臉飲了。第二杯蕙芳也只得先飲了一口，送到春航口邊，春航不待叫，就飲了。眾人皆說：「這杯不算，重來，令上是要叫明才算的。」春航再三求情，只得算了。到了第三杯，卻甚容易。蕙芳自斟了一杯，立起身來。次賢道：「這杯要作怒容的。」素蘭道：「他心中本有氣。」蕙芳一笑，又忙將花容一整，做出怒態，便一口乾了。子雲看了這光景，心上□分贊賞，便自己飲了三杯，又勸合席也飲三杯。

於是再看籌時是蘭保的。那面是：「魯智深醉打山門。」注：「先飲一大杯，首二坐為金剛，每人豁三拳。」蕙芳道：「他就這等便宜，我偏這麼囉嗦。」蘭保照令行了，與南湘、春航各豁了三拳。

再看籌是漱芳的，那面是：「金翠蓮酒樓賣唱。要彈琵琶，敬魯達、李忠、史進各一杯。」眾人道：「這還可以，在不即不離之間。況且真是個姓金的，怎麼遇得這般湊巧？」漱芳只得彈起琵琶，敬了南湘、春航、次賢三人。

再看葫蘆內籌是田春航的。春航急看那一面，想一想，又說聲：「不好！」眾人又復拍手大笑道：「今日就是媚香與湘帆纏不清。」蕙芳紅著臉道：「這是你們有心做成的，不然為什麼單是這兩根籌這麼樣呢？」次賢道：「冤枉冤哉！算我有心檢出的，難道你們又有心檢過去嗎？」原來籌上寫的是：「一丈青捉王短虎。」注：「後成夫婦，與並坐的手牽紅巾，飲三個交杯，合席共賀

一杯。」春航欲要改令，怎禁得大家不依，只得拿塊帕子與蕙芳遞著，各飲了半杯，第三次惹得合席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，道：「這個合盞杯，是難得見的，我們各浮一大白。」於是合席又賀了一杯，更把蕙芳臊得了不得，便道：「從此難星也過完了，等我可以取笑人了。」看籌是寶珠的。那面是：「王婆樓上說風情。」看了注，蕙芳笑道：「今番卻有報應了，不料也有人做那好樣兒與人看了。」寶珠的臉已經紅暈了半邊。令是三杯酒：第一杯是敬右鄰為西門慶，也做成挑簾的樣了，將扇子打西門慶一下，敬這一杯。第二杯要西門慶跪地，一手捏著金蓮的鞋尖，敬金蓮這一杯。第三杯，左鄰是王婆，金蓮福了一福，叫聲：「乾娘！飲這一杯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可如今輪到我了。」春航道：「香塵沾漆是件最美的事，況且蓮鉤在握，就飲□杯何妨？」南湘大笑道：「香塵沾膝還可以，只不要跪在爛泥裡，那時蓮鉤倒摸不著，摸著的是條驢腿。」說得眾人哄然狂笑起來，把個金淑芳笑得閃了腰，直跌到次賢懷裡。王蘭保、陸素蘭笑得走開了。寶珠道：「此又是報應，天理昭彰，一毫不爽的。」大家笑得春航□分難受，又不好認真，只得忍住道：「竹君刻薄，應該罰他一個惡令。」南湘笑道：「我是據實而言，何刻薄之有？」蕙芳道：「你也夠了，不要說嘴，曉得也有失風時候。」次賢笑道：「瑤腳，此令如何？看來是不能改的，只好委屈些罷。倒難為了度香這膝下黃金了。」眾人又復大笑。蕙芳即催寶珠快些敬酒，寶珠是個溫柔性氣的人，被眾人逼不過，只得老著臉，將扇子把子雲輕輕打了一下，敬過這杯酒。子雲笑而受之，眾人說聲：「好！我們也各飲一杯。」子雲道：「酒令嚴於軍令，沒奈何，諸公休笑矮人觀場。」只得斟了一杯酒，屈了一膝，來敬寶珠，寶珠連忙接過飲了。眾人又說聲：「好！」又各飲一杯。寶珠便將這第三杯酒對著蕙芳，福了一福道：「乾娘，請飲這杯。」蕙芳接來飲了，笑道：「好女兒，生受你。」眾人皆贊道：「好個乾娘、乾女兒，我們再賀一杯。」又各飲了。便剩下一根籌，知是素蘭，取來看時是：「梁山泊群雄聚義。」合席各飲三杯。眾人道：「這卻收得有趣，今日這個酒令，真倒像做成的一般。」寶珠道：「只是太便宜了他，又便宜了靜芳，瘦香還彈了一彈琵琶。第一是我與媚香才算不來呢。」

「蕙芳道：『有人跪了你敬酒，還不好？還要怎樣？』寶珠道：『你要人跪你，方才何不代我行了這個令？』」此一回酒已飲到紅日沉西，也就吃了飯。

盃漱畢，又飲了一回香茗，南湘道：「還有小赤城的榴花沒有賞鑒，何不就趁著晚霞掩映，看那榴火如焚不好嗎？」子雲即引眾復坐船回過紅橋，到西邊假山前上岸，從神仙洞走出，穿過了杏樓、桃塢兩處，便是小赤城。只見榴花回繞如城，約有一二百株，紅霞閃爍，流火欲燃，間有幾種黃白及瑪瑙等色，相間而開。正是《天臺山賦》上的「赤城霞起而建標」，所以叫做小赤城。

天色已晚，南湘、春航要回，小使送上衣帽，各人穿戴，謝了主人並次賢，繞道出園。子雲道：「今日本有一事要煩兩兄。園中各處的對聯尚須添設幾副，今日倒被龍舟耽誤了，遲日再請一遊，並約庚香、劍潭諸君何如？」史、田二人應了，遂上車而去。這邊相公五人，也各陸續散去。這回怡園二次宴客，可惜人少未齊，不曉下卷又敘何人，再俟細細想來。